

國學基本叢書

城

集

中

書叢本基學國

集 城 樂

(中)

撰 轍 蘇

行發館書印務商

樂城集卷第二十一

書一首

上皇帝書

熙寧二年三月日具位臣蘇轍謹冒萬死再拜上書皇帝陛下。臣官至疎賤。朝廷之事。非所得言。然竊自惟。雖其勢不當進言。至於報國之義。猶有可得言者。昔仁宗親策直言之士。臣以不識忌諱。得罪於有司。仁宗哀其狂愚。力排羣議。使臣得不遂棄於世。臣之感激思有以報爲日久矣。今者陛下以聖德臨御天下。將大有爲以濟斯世。而臣材力驚下。無以自效。竊聽之道路。得其一二。思致之左右。苟懲創前事。不復以聞。則其思報之誠。沒世而不能自達。是以輒發其狂言。而不知止。臣聞善爲國者。必有先後之次。自其所當先者爲之。則其後必舉。自其所當後者爲之。則先後並廢。書曰。欲登高必自下。欲陟遐必自邇。世未有不自下而能高。不自近而能遠者。然世之人。常鄙其下而厭其近。務先從事於高遠。不知其不可得也。詩曰。無田甫田。維莠騫騫。無思遠人。勞心忉忉。以爲田甫田。而力不給。則田菲而不治。不若不田也。思遠人而德不足。則心勞而無獲。不若不思也。欲田甫田。則必自其小者始。小者之有餘。而甫田可啓矣。欲來遠人。則必自其近者始。近者之旣服。而遠人自至矣。苟由其道。其勢可以自得。苟不由其道。雖強求而不獲也。臣愚不肖。蓋嘗試妄論今世先後之宜。而竊觀陛下施設之萬一。以爲所當先者。失在於不爲。而所當後者。失在於太早。然臣非敢以爲信然也。特其所見有近於是者。是以因其近似而爲陛下深言之。伏

惟陛下卽位以來。躬親庶政。聰明睿智。博達宏辯。文足以經治。武足以制斷。重之以勤勞。加之以恭儉。凡古之帝王。曠世而不能有一焉者。陛下一旦兼而有之矣。夫以天縱之姿。濟之以求治之心。施之於事。宜無爲而不成。無欲而不遂。今也爲國歷年於茲。而治不加進。天下之弊。日益於前世。天下之人。未知所以適治之路。災變橫生。川原震裂。江河湧沸。人民流離。災火繼作。歷月移時。而其變不止。此臣所以日夜思念而不曉。疑其先後之次。有所未得者也。夫今世之患。莫急於無財而已。財者爲國之命。而萬事之本。國之所以存亡。事之所以成敗。常必由之。昔趙充國論備邊之計。以爲湟中穀斛八錢。糴三百萬斛。羌人不敢動矣。諸葛亮用兵如神。而以糧道不繼。屢出無功。由是觀之。苟無其財。雖有聖賢。不能自致於跬步。苟有其財。雖庸人可以一日而千里。陛下頃以西夏不臣。赫然發憤。建用兵之策。招來橫山之民。將奪其險阻。破壞其國。而後已。方是之時。夏人殘虐失衆。橫山之民。厭苦思漢。而又乘其荐飢。苟加之以兵。此非計之失者也。然而沿邊無數月之糧。關中無終歲之儲。而所興之役。有莫大之費。陛下方且泰然不以爲憂。以爲萬舉而有萬全之功。旣而邊臣失律。先事輕發。亦旣入踐其國。係虜其民矣。然而陛下得其地。而不敢收。獲其人。而不敢臣。雖有成功。而不敢繼也。其終卒致於廢黜謀臣。而講和好。夫陛下下謀之於基年之前。而罷之於旣發之後。豈以爲是失當而悔之哉。誠無財以繕其後爾。且夫財之不足。是爲國之先務也。至於鞭笞四夷。臣服異類。是極治之餘功。而太平之粉飾也。然今且先之。此臣所以知其先後之次。有所未得者也。今者陛下懲前事之失。出祕府之財。徙內郡之租賦。督轉漕之吏。使備沿邊三歲之畜。臣以此疑陛下之有意乎財矣。然猶以爲未也。何者。祕府之財。不可多取。而內郡之民。不可重困。可以紓目前之

患而未可以爲長久之計。此臣所以求效其區區而不能自已也。蓋善爲國者不然。知財之最急。而萬事賴焉。故常使財勝其事。而事不勝財。然後財不可盡。而事無不濟。財者車馬也。事者其所載物也。載物者常使馬輕其車。車輕其物。馬有餘力。車有餘量。然後可以涉塗泥而車不僨。登坂嶮而馬不躓。今也四方之財。莫不盡取。民力屈矣。而上用不足。平居惴惴。僅能以自完。而事變之生。復不可料。譬如弊車羸馬。而引丘山之載。幸而無虞。猶恐不能勝。不幸而有陰雨之變。陵谷之嶮。其患必有不可知者。故臣深思極慮。以爲方今之計。莫如豐財。然臣所謂豐財者。非求財而益之也。去事之所以害財者而已矣。夫使事之害財者未去。雖求財而益之。財愈不足。使事之害財者盡去。雖不求豐財。然而求財之不豐。亦不可得也。故臣謹爲陛下言事之害財者三。一曰冗吏。二曰冗兵。三曰冗費。冗吏之說曰。請原古之所以置吏之意。有是民也。而後有是官。有是官也。而後有是吏。量民而置官。量官而求吏。其本凡以爲民而已。是以古者卽其官以取人。郡縣之職缺。而取之於民。府寺之屬缺。而取之於郡縣。出以爲守令。入以爲卿相。出入相受。中外相貫。一人去之。一人補之。其勢不容有冗食之吏。近世以來。取人不由其官。士之來者無窮。而官有限極。於是兼守判知之法生。而官法始壞。浸淫分散。不復其舊。是以吏多於上。而士多於下。上下相望。譬如決水於不流之澤。前者未盡。來者已至。填咽充滿。一陷於其中。而不能出。故布衣之士。多方以求官。已仕之吏。多方以求進。下慕其上。後慕其前。不愧詐僞。不恥爭奪。禮義消亡。風俗敗壞。勢之窮極。遂至於此。夫人情紓則樂易。樂易則有所不爲。窘則慙亂。慙亂則無所不至。今使衆人相與皆出於隘。足履相躡。肩肘相逮。徬徨而不得進。又將禁其奔走而爭先者。苟將禁之。則莫如止來者而闢其隘。今也驅市人而納

之不勝其多也。設嶮於中塗而艱難之。是以法愈設而爭愈甚。惟陛下以時救之。下哀痛之書。明告天下。以吏多之故。與之更立三法。其一使進士諸科增年而後舉。其額不增。累舉多者無推恩。其說曰。凡今之所以至於不可勝數者。以其取之之多也。古之人其擇吏也甚精。人知吏之不可以妄求。故不敢輕爲士。爲士者皆其修絜之人也。今世之取人。誦文書。習程課。未有不可爲吏者也。其求之不難。而得之甚樂。是以羣起而趨之。凡今農工商賈之家。未有不捨其舊而爲士者也。爲士者日多。然而天下益以不治。舉今世所謂居家不事生產。仰不養父母。俯不恤妻子。浮游四方。侵擾州縣。造作誹謗者。農工商賈不與也。祖宗之世。士之多少。其比於今。不能一二也。然其削乎僭亂。創制立法。功業卓然。見於後世。今世之士不敢望其萬一也。士之多不及於今世。而功則過之。無足怪者。取之至少。則人不敢輕爲士。其所取者。皆州郡之選人也。故爲是法。使人知上意之所向。十年之後。無實之士。將不黜而自減。且夫設科以待天下之士。蓋將使其才者得之。不才者不可得也。吾則取之。而彼則不能得。猶曰雖不能得。而累舉多者。必取無棄。則是以官徇人也。且累舉之士。類非少年矣。耳目昏塞。筋力疲勦。而後得之。數日而計之。知其不能有所及也。則其爲政。無所賴矣。今有人畜牛羊而求牧。旣取其壯者。又取其老者。取其壯者曰。吾取其力也。取其老者曰。吾憐其老也。如憐其老而已。則曷爲以累牛羊哉。苟誠以爲有遺才焉。則今所謂遺逸之書。有以收之矣。其二使官至於任子者。任其子之爲後者。世世祿仕於朝。襲簪綬而守祭祀。可以無憾矣。然而爲是法也。則必始於二府。法行於賤而屈於貴。天下將不服。天下不服。而求法之行。不可得也。蓋矯失以救患者。必有所過而後濟。臣非不知二府之不可以齒庶官也。其三使百司各損其職掌。而多其出職之

歲月其說曰。百司臣不得而盡詳也。請言其尤甚者。莫如三司。三司之吏。世以爲多而不可損。何也。國計重而簿書衆也。臣以爲不然。主大計者。必執簡以御繁。以簡自處。而以繁寄人。以簡自處。則心不可亂。心不可亂。則利至而必知。害至而必察。以繁寄人。則事有所分。事有所分。則毫末不遺。而情僞必見。今則不然。舉四海之大。而一毫之用。必會於三司。故三司者。案牘之委也。案牘既積。則吏不得不多。案牘積而吏多。則欺之者衆。雖有大利害。不能察也。夫天下之財。下自郡縣。而至於轉運。轉相鉤較。足以爲不失矣。然世當以轉運使爲不可獨信。故必至於三司而後已。夫苟轉運使之不可獨信。而必三司之可任。則三司未有不責成於吏者。豈三司之吏。則重於轉運使歟。故臣以爲天下之財。其詳可分於轉運使。而使三司歲攬其綱目。既使之得優游。以治財貨之源。又可頗損其吏。以絕亂法之弊。苟三司猶可損也。而百司可見矣。然而此三法者。皆世之所謂拂世戾俗。召怨而速謗者也。今且將行之。臣非敢犯衆人之怒。而行世危事也。以爲有可行之道焉。何者。自臺省六品。諸司五品。一郊而任一人。自兩制以上。一歲而任一人。此祖宗百年之法。相承而不變者也。而仁宗之世。則損之三載。而考績無罪者。遷其官。自唐以來。亦未始有變者也。而英宗之世。則增之。此二者。夫豈便於世俗哉。然而莫敢怨者。以爲吏多而欲損者。天下之公義。其不欲者。天下之私計也。以私計而怨公義。其爲怨也不直矣。是以善爲國者。循理而不卹怨。非不卹怨。知其無能爲也。且今此三法者。固未嘗行也。然而天下亦不免於怨。何者。士之出身爲吏者。捐其生業。棄其田里。以盡力於王事。而今也以吏多之故。積勞者久而不得遷。去官者久而不得調。又多爲條約。以沮格之。減罷其舉官。破壞其考第。使之窮窘無聊。求進而不遂。此其爲怨。豈減於布衣之士哉。鈞之二怨。皆

將不免。然使新進之士日益多。國力匱竭而不能支。十年之後。其患必有不可勝言者。故臣願陛下親斷而力行之。苟日增之吏。漸以衰少。則臣又將有以治其舊吏。使諸道職司。每歲終任其所部郡守監郡。各任其屬曰。自今以前。未有以私罪至某。賊罪正入已至若干者。二者皆自上鈞。其輕重而裁之。已而以他事發。則與之同罪。雖去官與赦不降也。夫以私罪至某。賊罪正入已至若干。其爲惡也著矣。而上不察。則上之不明。亦可知矣。故雖與之同罪而不過。今世之法。任人者。任其終身。苟其有罪。終身鈞坐之。夫任人之終身。任其未然之不可知者也。任人之歲終而無過。任其已然之可知者也。臣請得以較之。任其未然之不可知。雖聖人有所不能。任其已然之可知。雖衆人能之。今也任之以聖人之所不能。既不敢辭矣。而況任之以衆人之所能。顧不可哉。且按察之吏。則亦不患其不知也。患其知而未必皆按曰。是無損於我。而徒以爲怨云爾。今使其罪及之。其勢將無所不問。陛下誠能擇奉公疾惡之臣。而使行之。陛下厲精而察之。去民之患。如除腹心之疾。則其以私罪至某。賊罪正入已至若干者。非復過誤。適陷於深文者也。苟遂放歸。終身不齒。使姦吏有所懲。則冗吏之弊可去矣。冗兵之說曰。臣聞國朝創業之初。四方割據。中國地勢。兵革至少。其後蕩滅諸國。拓地既廣。兵亦隨衆。雍熙之間。天下之兵僅三十萬。方此之時。屯戍征討。百役並作。而兵力不屈。未嘗有兵少之患也。自咸平景德以來。契丹內侵。繼遷叛逆。每有警急。將帥不問得失。輒請益兵。於是召募日增。而兵額之多。遂倍前世。其後寶元慶曆之間。元昊竊發。復使諸道點民爲兵。而沿邊所屯。至七八十萬。自是天下遂以百萬爲額。雖復近歲無事。而關中之兵。至於二十八萬。舉雍熙天下之衆。適以備方今關中一隅之用。兵多之甚。於此見矣。然臣聞方今宿邊之兵。分隸堡障。戰兵統

於將帥者。其實無幾。每一見賊。賊兵常多。我兵常少。衆寡不敵。每戰輒敗。往者將帥失利。未有不以此自解者也。夫祖宗之兵。至少而常若有餘。今世之兵。至多而常患於不足。此二者不可不察也。兵法有之曰。興師十萬。出征千里。百姓之費。公家之奉。日費千金。內外騷動。怠於道路者。七十萬家。而愛得祿百金。不能知敵之情者。不仁之至也。故三軍之事。莫親於間。賞莫重於間。間者。三軍之司命也。臣竊惟祖宗用兵。至於以少爲多。而今世用兵。至於以多爲少。得失之原。皆出於此。何以言之。臣聞太祖用李漢超、馬仁瑀、韓令坤、賀惟忠、何繼筠等五人。使備契丹。用郭進、武宋琪、李謙溥、李繼勳等四人。使備河東。用趙贊、姚內斌、董遵誨、王彥升、馮繼業等五人。使備西羌。皆厚之以關市之征。饒之以金帛之賜。其家屬之在京師者。仰給於縣官。貿易之在道路者。不問其商稅。故此十四人者。皆富厚有餘。其視棄財如棄糞土。調人之急。如恐不及。是以死力之士。貪其金錢。捐軀命。冒患難。深入敵國。刺其陰計而効之。至於飲食動靜。無不畢見。每有入寇。輒先知之。故其所備者寡。而兵力不分。敵之至者。舉皆無得而有喪。是以當此之時。備邊之兵。多者不過萬人。少者五六千人。以天下之大。而三十萬兵足爲之用。今則不然。一錢以上。皆籍於三司。有敢擅用。謂之自盜。而所謂公使錢。多者不過數千緡。百須在焉。而監司又伺其出入。而繩之以法。至於用間。則曰。官給茶綵。夫百餅之茶。數束之綵。其不足以易人之死也明矣。是以今之爲間者。皆不足恃。聽傳聞之言。采疑似之事。其行不過於出境。而所問不過於熟戶。苟有藉口。以欺其將帥。則止矣。非有能知敵之至情者也。敵之至情。既不可得而知。故常多屯兵。以備不意之患。以百萬之衆。而常患於不足。由此故也。陛下何不權其輕重。而計其利害。夫關市之征。比於茶綵則多。而三十萬人之奉。比於百萬則約。衆

人知目前之害。而不知歲月之病。平居不忍棄關市之征。以與人。至於百萬。則恬而不知怪。昔太祖起於布衣。百戰以定天下。軍旅之事。其思之也詳。其計之也熟矣。故臣願陛下復脩其成法。擇任將帥。而厚之以財。使多養間諜之士。以爲耳目。耳目既明。雖有強敵。而不敢輒近。則雖雍熙之兵。可以足用於今世。陛下誠重難之。臣請陳其可減之實。何者。今世之強兵。莫如沿邊之土人。而今世之惰兵。莫如內郡之禁旅。其名愈高。其廩愈厚。其材愈薄。往者西邊用兵。禁軍不堪其役。死者不可勝計。羌人每出。聞多禁軍。輒舉手相賀。聞多土兵。輒相戒不敢輕犯。以實較之。土兵一人。其材力足以當禁軍三人。禁軍一人。其廩給足以贍土兵三人。使禁軍萬人在邊。其用不能當三千人。而常耗三萬人之畜。邊郡之儲。比於內郡。其價不啻數倍。以此權之。則土兵可益。而禁軍可損。雖三尺童子。知其無疑也。陛下誠聽臣之謀。臣請使禁軍之在內郡者。勿復以戍邊。因其老死與亡。而勿復補。使足以爲內郡之備而止。去之以漸。而行之。以十年。而冗兵之弊可去矣。冗費之說曰。世之冗費。不可勝計也。請言其大。與臣之所知者。而陛下以類推之。臣聞事有所必至。恩有所必窮。事至而後謀。則害於事。恩窮而後遷。則傷於恩。昔者太祖太宗。敦睦九族。以先天下。方此之時。宗室之衆無幾也。是以合族於京邑。久而不別。世歷五聖。而太平百年矣。宗室之盛。未有過於此時者也。祿廩之費。多於百官。而子孫之衆。宮室不能受。無親疎之差。無貴賤之等。自生齒以上。皆養於縣官。長而爵之。嫁娶喪葬。無不仰給於上。日引月長。未有知其所止者。此亦事之所必至。而恩之所必窮者也。然而未聞所以謀而遷之。古者天子七廟。三昭三穆。與太祖而七。以人子之愛其親。推而上之。至於其祖。由祖而上。至於百世。宜無所不愛。無所不愛。則宜無所不廟。苟推其無窮之心。則百

世之祖。皆廟而後爲稱也。聖人知其不可。故爲之制。七世之外。非有功德則迭毀。春秋之祭不與。莫貴於天子。莫尊於天子之祖。而廟不加於七。何者。恩之所不能及也。何獨至於宗室而不然。臣聞三代之間。公族有以親未絕而列於庶人者。兩漢之法。帝之子爲王。王之庶子。猶有爲侯者。自侯以降。則庶子無復爵土。蓋有去而爲民者。有自爲民而復仕於朝者。至唐亦然。故臣以爲凡今宗室。宜以親疎貴賤爲差。以次出之。使得從仕。比於異姓。擇其可用。而試之以漸。凡其祿秩之數。遷敘之等。黜陟之制。任子之令。與異姓均。臨之以按察。持之以寮吏。威之以刑禁。以時察之。使其不才者不至於害民。其賢者有以自効。而其不任爲吏者。則出之於近郡。官爲廬舍而廩給之。使得占田治生。與士庶比。今聚而養之。厚之以不訾之祿。尊之以莫貴之爵。使其賢者老死鬱鬱而無所施。不實者居處隘陋。戚戚而無以爲樂。甚非計之得也。昔唐武德之初。封從昆弟子。自勝衣以上。皆爵郡王。太宗卽位。疑其不便。以問大臣。封德彝曰。爵命崇則力役多。以天下爲私奉。非至公之法也。於是疏屬王者降爲公。夫自王而爲公。非人情之所樂也。而猶且行之。今使之爵祿如故。而獲治民。雖有內外之異。宜無有怨者。然臣觀朝廷之議。未嘗敢有及此。何者。以宗室之親。而布之於四方。懼其啓姦人之心。而生意外之變也。臣竊以爲不然。古之帝王。好疑而多防。雖父子兄弟。不得尺寸之柄。幽囚禁錮。齒於匹夫者。莫如秦魏。然秦魏皆數世而亡。其所以亡者。劉氏項氏與司馬氏。而非其宗室也。故爲國者。苟失其道。雖胡越之人。皆得謀之。苟無其聲。雖宗室誰敢覬者。惟陛下蕩然與之無疑。使得以次居外。如漢唐之故。此亦去冗費之一端也。臣聞漢唐以來。重兵分於四方。雖有未大之憂。而餽運之勞。不至於太甚。祖宗受命。懲其大患。而略其細故。斂重兵而聚之京師。根本旣強。天

下承望而服。然而轉漕之費。遂倍於古。凡今東南之米。每歲漕汴而上。以石計者。至五六百萬。山林之木。盡於舟楫。州郡之卒。弊於道路。月廩歲給之奉。不可勝計。往返數千里。飢寒困迫。每每侵盜。雜以它物。米之至京師者。率非完物矣。由此觀之。今世之法。直以其力致之。而不計其患。非法之良者也。臣願更爲之法。舉今每歲所運之數。而四分之。其二卽用舊法。官出舡與兵而漕之。凡皆如舊。其一募六道之富人。使其舡及人漕之。而所過免其商稅。能以若干至京師。而無欺盜敗失者。以今三司軍大將之賞與之。方今濱江之民。以其舡爲官運者。不求官直。蓋取官之所入。而不覆較者。得其贏以自潤。而富民之欲仕者。往往求爲軍大將。以此推之。宜有應募者。其一官自置場。而買之京師。京師之兵。當得米而不願者。計其直以錢償之。夫物有常數。取之於南。則不足於北。捨之於東。則有餘於西。此數之必然。而不可逃者也。今官欲買之。其始不免於貴。貴甚則東南之民傾而赴之。赴之者衆。則將反於賤。致賤必以貴。致貴必以賤。此亦必然之數也。故臣願爲此二者。與舊法皆立。試其利害。而較其可否。必將有可用者。然後舉而從之。此又去冗費之一端也。臣聞富國有道。無所不卹者。富之端也。不足卹者。貧之源也。從其可卹而收之。無所不收。則其所存者廣矣。從其無足卹而棄之。無所不棄。則其所亡者多矣。然而世人之議者。則不然。以爲天下之富。而顧區區之用。此有司之職。而非帝王之事也。此說之行於天下。數百年於茲矣。故天下之費。其可已者。常多於舊。臣不敢遠引前世。請言近歲之事。自嘉祐以來。聖人迭興。而天下之吏。京秩以上。再遷其官。天下郡守。職司再補其親戚。自治平京師之大水。與去歲河朔之大震。百役並作。國有至急之費。而郊祀之賞。不廢於百官。自橫山用兵。供億之未定。與京西流民勞徠之未息。官私乏困。日不暇給。而

宗室之喪。不俟歲月而葬。臣以此觀之。知朝廷有無足卹之義。臣誠知事之既往。無可爲者。然苟自今從其可卹而收之。則無益之費。猶可漸減。此又去冗費之一端也。臣不勝拳拳私憂過計。爲是三冗之說。以獻。伏惟陛下思深謀遠。聽斷詳盡。於天下之事。無所不屬。臣之所陳。何足言者。然臣愚以爲苟三冗未去。要之十年之後。天下將益衰耗。難以復治。陛下何不講求其原。而定其方略。擇任賢俊。而授之以成法。使皆久於其官。而後責其成績。方今天下之官。泛泛乎皆有欲去不久之心。侍從之臣。逾年而不得代。則皇而不樂。今雖不能使之盡久。然至於諸道之職司。三司之官吏。沿邊之將佐。此皆與天子共成事者也。天下之事。將責成之。而不久其任。開其源者。不見其流。發其謀者。不見其成功。此事之所以不得成也。陛下誠擇人而用之。使與二府皆久於其官。人知不得苟免。而思長久之計。君臣同心。上下協力。磨之以歲月。如此而三冗之弊。乃可去也。然而爲此。猶有所患。何者。今世之士大夫。好同而惡異。疾成而喜敗。事苟不出於己。小有齟齬不合。則羣起而噪之。借如今使按察之官。任其屬吏。歲終而無過。此其勢必將無所不按。得罪者必將多於其舊。然則天下之口。紛然非之矣。不幸而有一不當。衆將羣指以罪。法一不當。不能動。不幸而至於再三。雖上之人。亦將不免於惑。衆人非之於下。而朝廷疑之於上。攻之者衆。而持之者不堅。則法從此敗矣。蓋世有耕田而以其耜殺人者。或者因以耕田爲可廢。夫殺人之可誅。與耕田之不可廢。此二事也。安得以彼而害此哉。故夫按人而不以其實者。罪之可也。而法之是非。則不在此。苟陛下誠以爲可行。必先能破天下之浮議。使良法不廢於中道。如此而後三冗之弊。可去也。三冗既去。天下之財。得以日生而無害。百姓充足。府庫盈溢。陛下所爲而無不成。所欲而無不如意。舉天下之衆。惟所用之。

以攻則取。以守則固。雖有西戎北狄。不臣之國。宥之則爲漢文帝。不宥則爲唐太宗。伸縮進退。無不在我。今陛下不事其本。而先舉其末。此臣所以大惑也。臣不勝憤懣。越次言事。雷霆之譴。無所逃避。臣輒誠惶誠恐。頓首頓首。謹書。

樂城集卷第二十二

書十首

上樞密韓太尉書

太尉執事。轍生好爲文思之至深。以爲文者。氣之所形。然文不可以學而能。氣可以養而致。孟子曰。我善養吾浩然之氣。今觀其文章。寬厚宏博。充乎天地之間。稱其氣之大小。太史公行天下。周覽四海。名山大川。與燕趙間豪俊交游。故其文疎蕩。頗有奇氣。此二子者。豈嘗執筆學爲如此之文哉。其氣充乎其中。而溢乎其貌。動乎其言。而見乎其文。而不自知也。轍生十有九年矣。其居家所與游者。不過其鄰里鄉黨之人。所見不過數百里之間。無高山大野。可登覽以自廣。百氏之書。雖無所不讀。然皆古人之陳迹。不足以激發其志氣。恐遂汨沒。故決然捨去。求天下奇聞壯觀。以知天地之廣大。過秦漢之故都。恣觀終南嵩華之高。北顧黃河之奔流。慨然想見古之豪傑。至京師。仰觀天子宮闕之壯。與倉廩府庫城池苑囿之富。且大也。而後知天下之巨麗。見翰林歐陽公。聽其議論之宏辯。觀其容貌之秀偉。與其門人賢士大夫遊。而後知天下之文章聚乎此也。太尉以才略冠天下。天下之所恃以無憂。四夷之所憚以不敢發。入則周公召公。出則方叔召虎。而轍也未之見焉。且夫人之學也。不志其大。雖多而何爲。轍之來也。於山見終南嵩華之高。於水見黃河之大。且深於人見歐陽公。而猶以爲未見太尉也。故願得觀賢人之光耀。聞一言以自壯。然後可以盡天下之大觀。而無憾者矣。轍年少未能通習吏事。嚮之來。非有取於斗升之祿。偶然得

之非其所樂。然幸得賜歸待選。使得優游數年之間。將歸益治其文。且學爲政。太尉苟以爲可教而辱教之。又幸矣。

上昭文富丞相書

轍西蜀之人。行年二十有二。幸得天子一命之爵。飢寒窮困之憂。不至於心。其身又無力役勞苦之患。其所任職。不過簿書米鹽之間。而且未獲從事。以得自盡。方其閑居。不勝思慮之多。不忍自棄。以爲天子寬惠。與天下無所忌諱。而轍不於其強壯閑暇之時。早有所發明。以自致其志。而復何事。恭惟天子設制策之科。將以待天下豪俊魁壘之人。是以轍不自量。而自與於此。蓋天下之事。上自三王以來。以至於今世。其所論述。亦已略備矣。而猶有所不釋於心。夫古之帝王。豈必多才而自爲之。爲之有要。而居之有道。是故以漢高皇帝之恢廓。慢易而足以吞項氏之強。漢文皇帝之寬厚。長者而足以服天下之姦詐。何者。任人而人爲之用也。是以不勞而功成。至於武帝。材力有餘。聰明睿智。過於高文。然而施之天下。時有所折而不遂。何者。不委之人。而自爲用也。由此觀之。則夫天子之責。亦在任人而已。竊惟當今天下之人。其所謂有才而可大用者。非明公而誰。推之公卿之間。而最爲有功。列之士民之上。而最爲有德。播之夷狄之域。而最爲有勇。是三者。亦非明公而誰。而明公實爲宰相。則夫吾君之所以爲君之事。蓋已畢矣。古之聖人。高拱無爲。而望夫百世之後。以爲明主賢君者。蓋亦如是而可也。然而天下之未治。則果誰耶。下而求之郡縣之吏。則曰非我能。上而求之朝廷百官。則曰非我責。明公之立於此也。其又將何辭。嗟夫。蓋亦嘗有以秦越人之事。說明公者歟。昔者。秦越人以醫聞天下。天下之人。皆以越人爲命。越人不在。則有病而

死者莫不自以爲吾病之非真病而死之非真死也。它日有病者焉。遇越人而屬之曰。吾捐身以予子。子自爲子之才治之。而無爲我治之也。越人曰。嗟夫。難哉。夫子之病。雖不至於死。而難以愈。急治之。則傷子之四支。而緩治之。則勞苦而不肯去。吾非不能去也。而畏是二者。夫傷子之四支。而後可以除子之病。則天下以我爲不工。而病之不去。則天下以我爲非醫。此二者。所以交戰於吾心而不釋也。旣而見其人。其人曰。夫子則知醫之醫。而未知非醫之醫歟。今夫非醫之醫者。有所冒行而不顧。是以能應變於無窮。今子守法密微。而用意於萬全者。則是子猶知醫之醫而已。天下之事。急之則喪。緩之則得。而過緩則無及。孔子曰。道之難行也。我知之矣。知者過之。不肖者不及也。夫天下患於不知。而又有知而過之者。則是道之果難行也。昔者世之賢人。患夫世之愛其爵祿。而不忍以其身嘗試於艱難也。故其上之人。奮不顧身。以搏天下之公利。而忘其私。在下者亦不敢自愛。叫號紛訟。以攻訐其上之短。是二者可謂賢於天下之士矣。而猶未免爲不知何者。不知自安其身之爲安。天下之人。自重其發之爲重。君子之勢。而輕用之於尋常之事。則是猶匹夫之亮耳。伏自明公執政。於今五年。天下不聞慷慨激烈之名。而日聞敦厚之聲。意者明公其知之矣。而猶有越人之病也。轍讀三國志。嘗見曹公與袁紹相持。久而不決。以問賈詡。詡曰。公明勝紹。勇勝紹。用人勝紹。決機勝紹。紹兵百倍於公。公畫地而與之相守。半年而紹不得戰。則公之勝形已可見矣。而久不決意者。顧萬全之過耳。夫事有不同。而其意相似。今天下之所以仰首而望明公者。豈亦此之故歟。明公其略思其說。當有以解天下之望者。不宜轍再拜。

上曾參政書